# 曹黑笔

在叙述这个故事前，我先声明，此事是真实的，但并未发生在我身上，而我一个同门的堂哥在一次酒醉后说出

来的，此事距离我写这篇纪实仅三天，为了安全起见，文中所写的人名为化名，望狼友们只看故事，不要人肉什么

了，人肉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另外，告诫广大好酒的狼友，以后尽量少喝酒，即便喝了，也要尽量避免喝醉，

即便喝醉了，也要避免醉得不省人事，尤其是出现失忆的现象，因为在短暂的失忆过程中，你会把心底压抑许久的

事情爆发出来，我一直是这么理解酒后失忆的现象——主意识失控，潜意识爆发，控制了人的思想。我也曾酒后失

忆，失忆时的表现真不是常人能理解，也不是自己能理解得动的，如今想想真是后怕，冷汗直流。在这里，再次告

诫大家。而我正在叙述的这件事，正是堂哥酒后失忆说出来的，次日试探着在他酒醒以后问些擦边球的话，他竟然

毫不知情，我也就装作根本没听过他前夜所说的事情。

这件事情发生在9 年前，也就是他的儿子出生前的一年。这件事已经足足在他心里压抑了9 年，我都怀疑他是

不是在其它场合也因酒后失忆说出来过？9 年的心理折磨如果放在我身上，我估计自己可能已经崩溃了。

时间：9 年前，即2003年

地点：陕西宝鸡市附近的一个小山村

人物：会在「故事」叙述中一一出现

2002年的正月里，堂哥结婚了，婚后跟父母住一起。媳妇是眉县人，叫王月，经当地的媒婆介绍认识的，那时

候堂哥已经29岁了，这个年龄在农村那绝对是王牌大龄青年了，因为家里穷，媒婆来了不少，领来的姑娘也不少，

但几乎全是姑娘那方放弃了，也有少数是媒婆来看了以后自己放弃的，可想而知这可怕的穷，穷到了何种地步。王

月小堂哥1 岁，28岁的大闺女在农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都是有些什么毛病才会拖到这个年龄找不到男人的，但我

这小月嫂却什么毛病没有，原因不明，问堂哥，他大大咧咧地说从没问过，也没想过去问这些。

我2005年夏天回家探亲的时候见过小月嫂子一次，长相还不错，应该属于中等偏上的那种吧，1 米6 的个头，

眼睛稍小，双眼皮，眉毛是修过的那种农村妇女最常用的柳叶眉型，皮肤很细腻，比较白，身材匀称，丰满，尤其

是那两条腿，直直的，很圆润，而且两条大腿之间没有一点缝隙，这是我最喜欢的女性的腿型，喜欢穿圆领低胸的

汗衫，不管农活再累再忙，每天都是穿着干净的汗衫出门，可能是农活劳作的原因吧，胳膊被太阳晒的稍黑了些，

但脖颈处圆领汗衫露出的一大片白，我想应该是个男人都会多望两眼。

两个大龄青年结婚了，可想而知，这婚后的生活是多甜蜜，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将两个人紧紧拴在一起，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这是几千年来农村一直维持着的生活格局，当然，婚后的夫妻生活也是如鱼得水，堂哥说那时候跟

小月嫂子几乎一天来两次，有时候小月嫂来例假了也忍不住会去做，有村里池塘边，玉米地里，破废的窑洞里……

当时听堂哥一句接一句地说着，我都惊叹这经常劳动的人确实体力好，一天两三次，还不分时间地点。堂哥在巨大

醉意中还笑着回忆有一次在地里弯腰干活，看着小月嫂弯下腰胸前巨大的乳房，当时就没能忍住，拉到地边上的树

下，靠着没有人看见的一面树干做起来……坦白地说，我听到这些当场下体就硬了……呵呵……日子过得很快，转

眼一年过去了，小月嫂竟然在无数次没有避孕措施的房事中也没能怀孕，俩人当时知道可能是某一方身体出了问题

了，农村人最看重的就是这个，不像现在的城市青年，不要孩子并不代表性能力不行，邻居也不会对你指指点点，

在农村就不一样了，如果结婚半年以后肚子不见鼓起来，村里人说三道四的就多了，屁大点事几分钟时间全村人尽

皆知，尤其这种事在农村首先会把责任归到女人身上，比喻说是母鸡不下蛋。而堂哥也从别人异样的眼神里对小月

嫂的感情产生了变化，动辄便冷面相对，干活回家吃完饭出去打牌喝酒，回到家里闷头就睡，可想而知当时小月嫂

忍受着多大的耻辱。在小月嫂试用了无数民间土方药方以后还是不见有效，隔壁村的大夫提醒她说也有可能是男人

的问题，小月嫂当时回家对堂哥说了这事，堂哥不信，还嘲笑小月嫂推诿责任，但拗不住小月嫂的一再请求，经那

大夫的指点，他们去了宝鸡市进行了检查，结果出来了，男子精液存活量低，怀孕几率十分微小。堂哥当时就呆住

了，忍不住把最难说出的话也说了：医生，我俩每天两三次，每次也是流出来一大片啊！医生说这跟流出液体的多

与少没有关系，关键是要看精子含量与存活量的多少……这种药物治疗效果也不会太好，只能先试试了。

回到家里的当晚，小月嫂为了安慰心情沉重的堂哥，抱着堂哥忘情地做了一次，堂哥说活这把年纪，最舒服的

就是那晚的一次，小月嫂的深情与温柔在那晚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可第二天呢？往后呢？怎么能拥有一个自己的

小孩子？

知道了问题所在，堂哥他俩便四处寻医，可总不遂愿。关于堂哥的事他父母也没少操心，可有什么办法呢？

那是2003的正月里，堂哥结婚一周年了，农村不兴结婚周年庆祝之类的，日子还和从前一样，平淡地过着。那

几天堂哥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因为他想到一个办法，可以让小月嫂怀上孩子，彻底消除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可不知

道怎样说出，更无法在现实中实施。北方正月还是冬天，吃了晚饭，一家四口人（堂哥还有三个兄妹，但都已结婚

分家出去了）围着大火盆取暖，火苗的红光映着堂哥的脸，他的表情愈加变得奇怪。一切事情似乎都这么突然，堂

哥在一家人的沉默中说出了一句足以改变这整个家庭命运的话：爹，我想了，月儿生娃这事要不你来吧。这句话在

多年以后堂哥还记得如此清楚，而且当时他是咬着牙说出来的，说出以后他将面临什么？责骂？乱伦？

整个房间瞬间静默，只有门外的北风继续呼啸，火盆里的柴火噼里啪啦地燃烧……堂哥这个想法没有对任何一

个人说过，因此那几天这个想法让他时而平静里面焦躁，人在面对一件无法抉择的事情的时候，或许都有这样的情

绪。

小月嫂和母亲开始抽泣，父亲则惊恐般地直瞪着堂哥煞白的脸：你说啥？你抽疯了吧你！你乱说啥咧？？你说

啥咧？？你说啥咧？？……堂哥任由老父指着鼻子骂着也没还声，推开门回自己屋里了，小月嫂跟着奔了出去。

一夜无话。

次日，一家无话。

就这样过着日子，还等不及掐指来算，就已快出了二月了。杨树要发芽，柳絮将如雪，一片春意将盎然。堂哥

说其实在那晚，小月嫂就已经答应了他说的方法，只是不敢再在二老面前提。那是二月的一天夜里，一家人吃了饭，

像往常一样坐在火盆前取暖，八点多堂哥和小月嫂起身准备回屋的时候母亲说话了：\*\*，今晚你出去住吧，让小月

在家……堂哥和小月嫂一下子呆住了，期盼却又害怕的时刻竟然在没有一点预兆的情况下到来了，尽管二人曾经想

象到这一刻会是怎样的，可还是不由地呆住了。

堂哥「嗯」了一声便出了门，小月嫂则迈着木讷的步子回屋。堂哥出了门，一个人在村子里晃荡，心里像打翻

了的五味瓶，真是什么滋味都有，他不愿去任何一个邻居家里借住，他忍受不了那种心情的煎熬，什么心情？有期

待，有碎心，有嫉妒，有气愤，一想起自己的父亲压在自己老婆身上的情景，他就有种心脏要停止天旋地转的感觉，

甚至还把父亲想象成强奸犯让自己给杀掉，在这种复杂的情绪的支配下，堂哥已经忘了所有事，仅凭意识在村里游

荡，可他却不知不觉又晃回了家门口。也许是昏了头，堂哥突然想看看父亲怎样对待小月嫂的，他从院子的后墙翻

了进去，悄悄向自己的后窗潜了过去，冬夜漆黑一片，窗里窗外一样的黑暗，静寂一片，他还在纳闷——爹没进我

们屋？？

他就这样潜在那里，大概十一点多的时候，一个黑影从隔壁父母的屋里出来，是堂哥的父亲，也像小月嫂一样

迈着木讷的步子一步步朝堂哥的屋门走来，走了进去。床头灯打开了，那是堂哥结婚的时候装的灯，桔红色的，每

次堂哥跟小月嫂做爱都只开这一盏灯，特别有气氛，堂哥知道开灯的一定是小月嫂。窗帘没有拉上，借着灯光，堂

哥看到小月嫂缩在被窝里，只露了一个头在外面，旁边的椅子上放着小月嫂的衣服，裤子，内衣，粉色的小三角裤

头……堂哥说他当时看到这些，脑袋轰的一声，当时已经感觉自己僵硬了，自己最害怕又稍有些期待的事情要发生

了。

隔着窗子听不到声音，堂哥爹说了句什么，小月嫂摇了摇头，估计是堂哥爹想让把灯关了，小月嫂不让关，摇

完头小月嫂便转过身背对着堂哥爹，堂哥爹木讷地在原地站着不动，应该有个两分钟左右吧，小月嫂又在被窝里转

过身，哭着和堂哥爹说了几句话，堂哥爹依然没有动，在窗外的堂哥这个时候已经快要疯掉了，那晚喝醉堂哥说到

这里哭了，说当时自己都开始后悔那个决定了，他当时真想宁可不要孩子，马上进屋把父亲赶出门去，可也是哭出

来了，他当时突然清醒了些，就这样吧，还能有啥办法？！

这个时候，小月嫂突然把被子掀开了，整个身躯突然呈现在堂哥爹的面前，堂哥爹赶紧转过身，又头也不回地

靠近床边把被子给小月嫂盖上，小月嫂又一次掀开，堂哥爹又去盖上，第二次盖好被子准备远离小月嫂床边的时候，

小月嫂起身把她公公给抱住了，堂哥爹也开始哭了，一边哭一边用手捶着自己的胸口，小月嫂却抱得更紧了，从堂

哥爹的身后把头压在堂哥爹的肩膀上，堂哥爹哭了一会儿，可能是突然想起来小月嫂还光着身子，就转身去给小月

嫂盖被子，小月嫂一把把被子扯到了床里边，顺势把堂哥爹拉到了床上，堂哥爹腿靠到床边无路可退，一屁股坐在

床上，小月嫂就环搂住堂哥爹的胸口往下按，而自己则从堂哥爹的被后转到了前面，一下子趴在堂哥爹的身上，一

丝不挂，在桔红色的灯光映照下皮肤也变得娇嫩无比，小月嫂粉红色的屁股就这样对着窗外的堂哥，而且用阴部像

平时夹磨着堂哥的阴茎一样地夹磨着还穿着裤子的堂哥爹的下体（忘交待一点了，堂哥爹五十岁出头，农村结婚普

遍早，他15岁就结婚了），堂哥爹猝不及防，当时想赶紧坐起来，可没能起得来，一百多斤的一个人压在身上，谁

能一下子起来，小月嫂叉开两条腿夹着堂哥爹的两腿，他左右也推她不下来。

突然，堂哥看到一个他最不愿看到的动作，堂哥爹用双手紧紧抱住了小月嫂，接着两手粗糙的手摸向了小月嫂

肥嫩的屁股，再接着是粗鲁地揉搓着……还没持续一分钟，小月嫂翻身下来，堂哥爹也坐起来愣了一下，然后开始

脱衣服，脱得很快（堂哥说估计是俩个人太紧张，竟然忘了拉窗帘这事，不过我依我的观察，在农村人们都无所谓

这些琐事，不像现今的城市里，一不小心就会被偷拍），堂哥在窗外看到了老爹的阴茎，已经硬直到极点了，竟然

比自己的还要大，小月嫂已经把被子拉了过来，躺在床上眼睛紧紧地盯着堂哥爹。

堂哥爹脱了衣服，转身进了被窝，小月嫂随即盖上被子，双手习惯性地环搂住堂哥爹的脖子，堂哥爹在被子里

趴上了小月嫂丰满细滑的身体，俩人在被窝里躁动了一阵子，终于堂哥隔着玻璃隐约听到小月嫂「啊」的一声，自

己的亲爹进入自己老婆身体里了……屋内被窝里的俩个人不停地上下翻动，窗外堂哥的心揪成一团，看着自己的老

婆与亲爹做爱，而且似乎感觉老婆还很投入的样子，堂哥心里当时真是什么滋味都有。

在堂哥爹与小月嫂持续做了两三分钟后，小月嫂可能嫌被子碍事，一把把被子掀开了，堂哥爹瘦但结实有棱角

的屁股和小月嫂柔嫩的乳房和叉开着的大腿露了出来，小月嫂双腿半翘在空中，堂哥爹在小月嫂身上不停起伏着…

…突然堂哥爹沉闷的动作加快，然后慢下来，轻轻抽动了几下……次日，一家无话。堂哥说那晚老爹做完就回屋了，

但他也没有进屋，而是翻墙又出去，在村一破窑洞里中蹲了一夜没睡。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堂哥对小月嫂百般呵护，小月嫂的身体却不见有任何变化，母亲说估计是没有成功，在母

亲的安排下，选定了一个晚上，重复的内容再次上演。

堂哥依旧悄悄潜回窗外，可能是堂哥与小月嫂平时做爱就没有拉窗帘的习惯，这次的窗帘还是那样随意地拉在

另一头。堂哥看到这次的父亲还和上次一样紧张，在小月嫂的引导下再次完成了交合，这次他们变换了一次姿势，

背后式插入，那晚的第一次老爹只持续了五分钟便射了，于是在小月嫂的要求下，老爹留了下来，体力恢复以后又

做了一次。

堂哥爹在恢复体力的那段时间里，堂哥就蹲在窗外平静地看着，看着小月嫂像平时趴在他的胸膛一样，将自己

的上半身紧紧地压在堂哥爹的胸膛上，因为盖着被子，也看不到被窝里堂哥爹的动作，但被子却在轻微地动着，堂

哥说估计是爹的手正在被窝里摸着小月嫂，窗外的他当时也开始兴奋了起来，阴茎硬挺挺地顶着裤子，感觉比任何

时候都肿胀，他说自己当时的感觉很兴奋但又很罪恶，说不清楚，他当时一想到和老爹共用一个女人时就会感觉刺

激无比，这种事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在自己身上。

在经过了漫长的近一个小时的恢复中，小月嫂被堂哥爹在被窝里的手摸得下面湿透，欲火难耐，也顾不得羞怯，

好几次都想爬上老爹的身上，可能老爹没有完全硬起来，几次翻身坐起又坐下。近一个小时过去了，堂哥爹示意小

月嫂可以了，小月嫂翻身便坐在了堂哥爹身上，手扶着多半硬的阴茎慢慢插入自己的阴道，然后把被子披在肩膀上

上下起伏着动了起来，而堂哥爹的动作还是那样木讷地双手紧紧抱住小月嫂的屁股，中途小月嫂数次拉着堂哥爹的

手放在自己丰满坚挺的乳房上，堂哥爹都拿了下来，最后一次，堂哥爹的手放在小月嫂的乳房上再也没拿下来，紧

紧地抓住，往中间挤，使劲揉搓，像堂哥平时揉搓小月嫂一样。这样持续了大概四分钟，小月嫂便下来身平躺在床

上，堂哥爹很自然地翻起身，手扶着比堂哥那个还要大的阴茎，一下子捅了进去，紧接着双手又去抓小月嫂的乳房，

小月嫂将两腿紧紧环绕着堂哥爹的腰，任自己的公公在身上不停抽插……七八分钟过去了，堂哥爹还是没射，小月

嫂坐起身，趴在床上，屁股高高翘起，对于这个姿势，堂哥爹显然还不太习惯，小月嫂手背过去拉着堂哥爹靠近自

己，然后左后伸进自己两腿之间，按着堂哥爹的阴茎压进了自己的阴道，堂哥爹又一次插入，小月嫂了乳房随着每

次的抽插前后剧烈地晃动着，小月嫂的臀部很肥大，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女人，尤其是以这种姿势被男人干着，是

很销魂的。我喜欢用这种姿势干跟我上过床的女人，但前提是臀部必须要肥，这样感官刺激很舒服。堂哥在给我说

这事的时候，我一边听一边幻想，当时阴茎已经硬到了极点。可能是小月嫂的这种姿势对于每个男人的感官刺激都

是相当剧烈的，堂哥爹便在这种姿势的刺激下，加快了抽插速度，持续了四五分钟便射了。射完还用两只手在小月

嫂的臀部和乳房抚摸了一会儿，小月嫂趴在两腿之间垫了卫生纸的床上喘息，任由着公公这样摸着，两分钟后，似

乎意犹未尽的堂哥爹坐起身穿上衣服离开了屋子，堂哥翻墙出去，十几分钟后打开院门进了家，他说他当时别的啥

也没想，他急切地想回来就是要跟小月嫂做爱，他受不了十几分钟前的那些场面。那晚小月嫂和堂哥都对这件事放

开了很多，堂哥摸着小月嫂粘糊糊的阴部问小月嫂舒服不，小月嫂捶打他一下没吭声，堂哥就把小月嫂翻过来，迅

速脱了衣服连任何前戏都没有便插入了小月嫂的阴道里，小月嫂说刚才爹射进来的还没擦，堂哥也没答话就狠命地

抽插起来，而且一边插着一边想着刚才那些画面，那夜堂哥射了两次。

一个多月过去了，小月嫂还是没有怀孕的反应，验孕时发现还是没怀上，堂哥一家心慌了，带小月嫂去医院检

查，结果出来了，没任何问题，于是堂哥妈再次安排了如前的一次这样的事情，堂哥依然像从前一样趴在窗台上偷

看，不同的是，天热了，纱窗的窗户开了一扇，可以清楚地听到里面的声音，堂哥爹与小月嫂在整个过程中几乎都

不说话，除了做爱抽插时小月嫂的娇喘声和堂哥爹压抑且粗重的呼吸声，堂哥像前一次一样在老爹走了以后回到屋

里抱着小月嫂硕大的屁股再做一次……也就是那次，小月嫂怀孕了，一家人开心得不行，破例在农村这样思想落后

的情况下一家四口悄悄关了门庆祝了一次，堂哥爹从开始的很不自然到最后的醉意朦胧。小月嫂也在一次跟堂哥的

闲话中说自己喜欢那种感觉，那种被公公压在身上时的快感，堂哥听了没当一回事，只笑说她是个疯女人。没想到，

在孩子出生后的满月酒那天，酒席整整持续了一个下午，堂哥爹喝醉了，那晚轻轻敲着堂哥的屋门，说想进来坐坐，

堂哥不疑有它，开了门，堂哥爹坐在椅子上无话，只是一双眼睛不时看看小月嫂子，不时看看小月嫂子怀里的孩子

……有了孩子，开销大了，靠种粮食养活不了一家人，无奈之余，堂哥便跟着隔壁村里的泥巴将去了附近的县城打

小工，想回家了半人月可以回去一次，堂哥舍不得路费，有时候一个月才回去一次，家里没有电话，自己没有手机，

每次回去都是提前打电话到邻居家里让给家里说一声，可就有那么一次因为临时决定回家，赶最后一班中巴车，没

来得及打电话，到家天已黑透，经过村子池塘边的时候，看到池塘边一棵老柳树下面隐约有人，便没在意走了过去，

回到家喊小月嫂不在，母亲说你爹去村里串门去了，堂哥便把东西放下来坐了一会儿准备吃饭，突然脑子一紧，赶

紧跑出去悄悄摸到池塘边那棵老柳树旁边仅两步距离的乔木丛里，他清楚地看到那个隐约的白嫩的身体，那个瘦瘦

但结实的另一个人，堂哥爹把小月嫂面对面压在树干上，小月嫂的背紧紧地靠在树干上，任由堂哥爹半抱着屁股压

抑地抽插着……堂哥说，后来他也想开了，毕竟那是自己的老婆和亲爹，任由他们去吧，如果想不开，我还怎么去

城里干活，我天天在家守着你月儿嫂哪里来钱养活孩子？他自言自语地说这事不能再提了，不能让月儿和爹知道他

已经知道了这事，孩子现在也8 岁了，长得跟他自己还是比较相像的，他没别的要求了，如果小月嫂还想再要一个

的话，他只能趁着爹还能做得动的时候，赶紧让老妈给他们安排。

三天前的夜晚，给我人生最大的一次震惊，没想到网上疯传的一些故事就发生在我自己身边，而且故事的主人

公就睡在离我一门之隔的卧房里，在酒精的催动下，堂哥说话这些事已经神智不清，耷拉着头半睡半醒地靠在椅子

上，而我也要离开了，我趁着酒意推开了小月嫂他们卧房的柴门，小月嫂并没有睡，开着那盏「故事」里出现了好

几次的桔红色床头灯坐在那里发呆，我知道，其实她应该早就知道堂哥已经知道了她跟堂哥爹后来的事，而且因为

柴门不隔音，堂哥给我说这些事的时候她肯定也听到了，小月嫂就那样平静地看着我推门，平静地看着我，我也就

这样借着酒意肆无忌惮地仔细端详了这样一个被我称之为嫂子却做出这样违背世俗的事的女人，看着薄薄的被子下

面浑圆丰满的躯体，我轻轻走到床头，蹲下来与她齐高，我说：月儿嫂，明天别说你知道了，让我哥心里好受些。

我也不会说出去。她木然地点了一下头，我当时真想一把把她抱住，这个温柔贤淑的农村女人，在命运的安排下阴

差阳错地任由命运这样蹂躏她。

转身，一声叹息，背后传来。

【完】